焦氏澹園續集

焦氏澹園續集序

金陵焦先生著有澹園集往者
侍御黃公請梓之以公宇內宇
內業已奉爲拱璧不佞勵近承
乏江左獲領先生性學之宗以
及文章之事則五六年澹園所

衰又已侈矣因請併廣之而以其愚竊質於先生盖理學極盛於宋當乾道淳熙間則朱陸兩先生相爲羽翼顧以無極之辨偶成異趣而解者遂借中庸之語以文之謂德性問學各有傳

宗夫性學而有兩宗哉傳曰文

以足志志以足言吾夫子言性

矣焉不學也文章固問學事而

世之言者何其末也自義軒以

迄今傳授庚續其精神心思相

沿闡發較如一日至於抉精剔

徵繙經叙史以逮記述傳䟽碑碣贊頌推類人事驅使草木有槩于心卽發于辭旣以道其一時不可已之衷而後之人亦從而得其用心之所極則文之爲也不佞勵嘗疑之語以其事則雖

負奇豪宕者亦各極其才之所
就而聖門文學乃不得兼德行
語以其體則雖苦心肆力者亦
能工一事而詩如李杜韻不能
兼叙記卽有能者又靡焉而不
合于道若是乎深不可窮而其

薄而不語者亦未遊其藩而窺其至也天命之謂性也經綸天地之謂才也茍有才不合於本如史氏所譏違道譁衆固宜談道者薄不爲矣若夫天之所命從寂起知靈明圓瑩無所不合

無所不兼方將扶圓景以靡空曠而照莫窮焉以之為經綸天地以之為經國大業不朽盛事無以異也何必有才名而亦何必處于不才夫先生則以知性立教者也而不輟典學故綜覽

之富考核之詳當世之精博未有兩焉而先生亦用此窮年少而習之晚而不厭履其門如公超之成市卽其言如孔緒之吹枯先生之於古今會而人已化矣而乃隨其興會發爲文章渾

厚峻肆如洞岳滄海不可涯涘即降爲六朝唐宋語無不竆工極變才士刻楮而不逮者先生弄丸而有餘盖自我

明制科來有其遇不必見乎性見乎性不必傻於才求其道則

合而體則兼如先生者尤未有兩焉而今乃知先生之學定悟參徹于所謂靈明圓瑩者自信而得之萬應不竭奚詩若文之足多乎則嘗喻諸莊生庖割之刃解曰官知止也乃瞿曇氏亦

以山河大地之象指其涵于妙明而竅于靈覺彼誠異教然而窺見樞牙者吾儒未有以易之也今文章之技不畀于鼓刀而其象不滞于山河大地先生獨以靈明圓瑩之本馭之宜其縱

横浩渺卒有所成以舒其衷而
裨於道也不侫勵向來志窺伊
洛之秘苦於入門退而沾沾焉
敦行自足今雅奉先生教而豁
然還吾真性命焉倘不遇先生
幾虛此生矣因即先生文章還

質先生以証之於性而先生直

以為未始出吾宗耶

萬曆辛亥夏日整飭徽寧等處

兵備副使大梁後學金勵季孺

甫撰

尊師澹園焦先生續集序

吾師澹園先生粵自早歲則以
道德經術標表海內鉅儒宿學
北面人宗餘言緒論流傳人間
亡不視為冠冕舟航矣洎登
朝列珥筆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大

篇奇為雄富蹔卧東山休息乎
道林秇圃遠近宗挹纚𪋤限穿
荅問更緜述作尤盛于是侍御
今大京兆黄公梓其集行世世
既人人頌述之越五載復有茲
集則憲使金公命其屬朱君汝

鰲刻之當塗以嘉惠来學者也刻成以序屬諸小子啟小子啓無似用研削薄伎受知于先生為深自惟淺陋無所闚于文章第嘗通觀古今之際而有概于文之所由始也古之聖賢其知

天事天至命立命亡不終始乎
身心性情默而存之不言而躬
行之夫安所藉文為凡文之設
以為人也闡道術德發覆振蒙
文為人户牖紀功頌烈旗表標
行文為人徽識矯枉揉曲砭愚

訂頑文為人礪砥代言槀筆出
綸布憲文為人雨露謀事斷義
建法慮方文為人菽帛綜其實
有三端有朝家之文有大儒之
文有大臣之文其被于人也亦
有三端當物者使人油然以思

若潤於膏澤入心者使人惕然以動若中於肌骨切用者使人俛拾仰取若程材于鄧林而徵寶于春山也微斯數者雖復摛藻華繁飛辯雲涌猶之乎文士之文刻脂鏤氷而已以彼筭計

見效高者使人説情思虞耳目
無所能益於德利於行濟於事
也又況有使人損於德咈於行
廢於事者哉夫大臣之文伊傅
周召其至也朝家之文自漢以
來典則遷固通則賈太傅陸敬

輿大儒之文延于江都振於仲淹醇於伯淳此數君子者趣操事用悉不類其各有所益於世不為文士之文則一也顧猶未得兼長備美以為恨然其能兼長而備美者近世見陽明氏焉

于今見先生盖先生之文於理
學家言則備矣身為國史未獲
裁成
帝墳金馬石渠之間未及于政諸
所詮次擘畫斯亦紹明世繼春
秋敷讚翼新之端灼然可見者

也即所論撰經籍志若諸藏史

何渠非我

明一代文獻足徵而曩昔

臨軒大對醇乎其醇視之洋洋漢

廷者何如哉夫方陽明于遷固

以下諸君子若同若異如世俗

之言文者余小子弗敢知也以
先生之文絜之陽明若同若異
如世俗之言文者余小子亦弗
敢知也所知者兩先生之兼長
備美讀其文而有能益于德利
于行濟于事則一而已世之言

文者以為文不必為世用麒麟鳳凰不與雞犬並夫雞犬之為用則小矣不有潛躍隨時不崇朝而雨天下者龍乎探之靡所不藏施之靡所不應左之宜之右之有之若先生者斯亦文章

之龍早服重積為初之潛中而
躍淵進退之間耶
主上眷惟求舊方且虛席泰階居
先生于玉鉉大斗之間爕和翼
贊殆將進而為伊傅周召之文
是則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乎

余小子敬拭目以竢之

萬曆辛亥春王正月翰林院檢

討門生吳淞徐光啓撰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目錄

序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目錄終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一

秣陵焦竑著
大梁金勵校
西吳朱汝鰲同校

序

伏羲圖贊序

易始庖羲有畫而無文世所傳先天圖是已迨夏殷周三易遞興要不出圖之範圍顧夏殷以象數爲宗無言說可尋周易則文王孔子推明圖之旨

趣詳哉其言之也乃昧者沿流忘源至日遠於圖而不知甚者取圜圖而矩之析之爲八爲六十四紛紛紜紜而古人渾然天成之妙不可復覩矣孔子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夫易一太極也太極一環中也而兩儀四象八卦靡不備焉其摹寫羲圖奚啻指掌周子太極圖適得此意但變兩儀爲陰陽四象爲五行爲稍異耳而於八卦顧略而不言何歟豈其引而不發以待人之自悟與周子之圖本爲易設觀圖說及易

通可見而語焉不詳至令學者謂周自為圖與庖
羲絕不相涉亦巳謬矣陳子一齋尚友古今潛心
道妙恍然如見羲皇於千載而閔支離者之病道
也乃創為此圖不必奇之耦之離且析之而萬千
五百二十之策相逼而來以為固然則前此未有
以為臆見又何其愜於人心而不可更置之如此
也觀圖贊與易問反復數千言靡非發抒聖真折
衷衆說大率規方以為圜融巽而歸一拂有以取
無至於拂有取無而洗心之學至矣竊謂易自太

極而兩而四而八也聖人之吉凶與民同患不得已也此自無而之有所謂數往者順也至於通志決疑壹寄諸蓍龜而聖心無事焉無思無爲澹然獨與神明居則理窮性盡而命以至此自有而之無逆也故曰易逆數也嗚呼卦寓於蓍而卦非蓍故得卦者忘蓍數托於圖而數非圖故得圖者忘數非知道者孰識之周子之圖得之希夷先生張忠定論公事陰陽源流髣髴亦畧可攷一齋子特起數千載之後不繇見聞獨契羲易殆天啓其衷

以明聖人之絕學與周子之圖未知孰為先後昔子瞻讀子由解老謂不意晚年見此奇特余意子由未易當也如此編乃眞奇特耳

刻兩蘇經解序

余髫年讀書伯兄授之程課即以經學為務於古註疏有聞必購讀聞宋兩蘇氏分釋經子甚慕之未獲也弱冠得子由老子解奇之尋於荊溪唐中丞得子瞻易書二解已丑檢中秘書始獲論孟拾遺壬辰春使大梁于中尉西亭所獲子由詩與春

秋解丁酉侍御畢公裒而刻之而子瞻論語解卒
軼不傳刻成而予爲之序序曰六經者先儒以爲
載道之文也而文之致極於經何也世無舍道而
能爲文者也無論言必稱先王學必窺原本卽巧
如承蜩捷如轉丸甘苦徐疾如斲輪運斤亦必有
進於技者技豈能自神哉技進於道道載於經而
謂舍經術而能文是舍泉而能水舍燧而能火舍
日月而能明無是理也兩蘇氏以絕人之資刳心
經術沉浸涵泳之餘玅契其微旨若見夫六通四

辟無之而非是者故發之爲文如江河滔滔汩汩日夜不已衝砥柱絕呂梁歷數千里而放之於海雖舒爲安流激爲怒濤變幻百出要以道其所欲言而止故世代遞更好憎屢變而二子之文卒與六經爲不朽何者彼誠有所自得也不然操觚之士代不乏人而灰飛煙滅隨影響而盡此其故可知已二子既以文章顯於世及其老而多難也思深見定始徘徊而詮次先聖之文嘗伏而讀之古之微言渺論班班具在蓋浮華剝而眞實見斯二

子之至者也世方守一家言目爲文人之經而紬之而傳者稀矣夫道非一聖人所能究前者開之後者推之略者廣之微者闡之而其理始著故經累而爲六也乃談經者欲暖暖姝姝於一先生之言而以爲經盡在是也豈不謬哉此不知二子之文又不知二子有進於文者故也畢公視鹺之暇建精廬瀛海間簡燕趙之雋而造之而兼刻是書以行豈弟使燕趙多文士乎余意通經學古以紹明先聖之道必是編爲嚆矢矣

刻蘇長公外集序

蘇長公集行世者有洪熈　御府本江西本而已項學者崇尚蘇學梓行寖多或亂以他人之作如老蘇水官九日上魏公送僧智能三詩叔黨颶風思子臺二賦人知其謬至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欒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黃秦倡和見少游集醉鄉記擬無功醉鄉記而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王鞏謂是其父作四六話備載其文與公集小異耳此或子瞻所潤色非

盡出其手也大率紀次無倫眞贋相雜如此類往往有之蓋長公之存嘗歎息於此矣最後得外集讀之多前所未載旣無舛誤而卷帙有序如題跋一部遊行詩文書畫等以類相從而盡去志林仇池筆記之目最爲精覈其本傳自秘閣世所罕覩侍御康公以鹺使至章紀肅法澈革利興以其暇銓敘秩文嘉與士類乃出是集屬别駕毛君某校而傳之而命余序於簡端孔子曰詞達而已矣世有心知之而不能傳之以言口言之而不能應之

以手心能知之口能傳之而手又能應之夫是之謂詞達唐宋以來如韓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靡獨見是非議論或依傍前人子厚習之子由乃有窺焉於言又有所鬱渤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於濠上竺乾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以故得心應手落筆千言坌然溢出若有所相至於忠國惠民鑿鑿可見之實用絕非詞人哆口無當者之所及使竟其用其功名當與韓范諸公相競美而卒中於讒以殁何歟豈其才太高鋒太雋而不能

委蛇以至是歟抑予角掇齒天之賦材亦有不能
兩全者歟然能錮其身而不能揜抑其言能遏於
一時而不能不彰顯於後世至今焱袁詔諛如蛆
蟲糞壤影響銷滅而公文與日月爭光令讀之者
快然如醉而醒瘖而鳴萎而起行可謂盛矣侍御
公於是又表章其遺軼於後人見聞所不及而令
覽其文慕其跡者低徊仰思先賢之風聲氣烈如
親見其人則侍御公之傳於世亦豈有旣乎故余
樂爲之書別駕君博雅而文校讎審諦於此編尤

勤因得附著之

古史序

古之爲史創於馬遷而萬世卒無以易者其文至矣乃其以一人馳騁數千載之上又當秦焚滅之後經典殘缺不無疎脫舛誤於其間其紀傳志表自相矛盾者亦往往有之蜀譙周嘗爲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其謬而未備也迨讀子由古史益釋然有當於心其自言上古三代之遺意史公之所未喻者於此而明戰國君臣得失之跡

史公之所脫遺者於此而足誠篤論也大中丞衛公出塡豫章拊循之暇得是編而好之檄所司校梓以傳而屬余爲序蓋子由之言曰聖人以無爲爲宗其爲善如火之必熱水之必寒其不爲不善如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谷儒者稱之而顧深詆其無爲之語不知人之不自力於善皆有之爲累乃不自病而以病子由則過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致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而大亂乃作聖

人獨持無爲之柄而還民於樸以謂樸者性之固然而爲之者之無以爲也試觀五都之衢好惡相傾巧僞蓬起而郡邑之小則樸矣去而疏逖阻深則又益樸矣譬之於水撓之則濁而澄之則徐清譬之於木搖之則傷而委之則日茂聖人知其然故因人性而遂之體純素尚寬簡不眩聰察不役智能尸居而天下自化即是編所載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道卒無易此陵夷而至於秦變亂極矣漢承其後休息之至於文景人人自重耻言人

過而澈習一變固知書可燔儒可坑而惟民生厚者不消鑠也武帝恃其才力極其所欲爲而幾爲亡秦之續夫有爲之與無爲得失較然如此學者失其性命之情而徒爲舊聞所汩沒以論古史鮮不失之余故備言之以信子由之說蓋此書於道之大歸三致意焉非有識者惡能重其書得中丞而始盛行於天下中丞之於斯道所謂實允蹈之者也

合刻韓范二公集序

宋韓忠獻公安陽集五十卷家傳十卷別錄三卷遺事一卷范文正公集二十卷別錄四卷尺牘五卷行於世舊矣近士習華競惟浮靡之技是攻幾若不知有二集者侍御康公以巡使至閔然思以有用之學振之於是檢諸家舊以授江都令姚君祚端梓之而問序於余余觀仲尼於春秋其所賢重者齊則管仲晏嬰魯則臧文仲晉則叔向鄭則子產此數公當周末造能新美舊學而和齊用之不局於古不嚮於今是能輔當時而傳後世其文

具在方策如象犧雲罍古色蔚然不可揜也自學失其本繁言無稱文與用離敝也極矣韓范兩公以巨才際明主其議論設施不必皆合要以左提右挈而佐成一代之治非偶然也其為心非蘄以言語文字名者而凡所撰造必有為而作精覈典重務以適用而止鑿鑿乎如食之必可療饑藥之必可已疾非虛車比也當其出將入相上為朝廷所倚毗下而童孺婦女遠而夷狄無不想聞其丰采中為讒衺所沮抑亦有不盡施用者然自明道

至於熙寧中間章奏書疏論列天下大計者多矣無不叶天理當人情得失有稽於前而善敗足徵於後非徒以氣力負荷之華藻潤色之而巳故時以韓范並稱至今尊仰之無異詞此於春秋五人者奚讓焉致二公平生有用而言者有用而不必言者甚其行事往往不盡於斯集以此世顧好空語而鮮事實優焉而叔敖之衣冠丐焉而貧女之璣翠究以枝葉而爲世道憂侍御獨表章二集於衆所忽遺之中以爲用世法固忠臣孝子之志也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史之爲體有編年紀傳二家編年者以年系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系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雖各有所長而編年爲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爲篇章彼此互出不無煩複蕭穎士謂子長創作不合典訓甞深非之然左傳雖以年爲叙而而別爲國語一書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其義亦知事詞不屬而自爲錯綜亦其勢然也後之史家一以馬遷爲程春秋之義鬱而不明

荀悅袁宏始復其舊而事止一代於閎巨之觀[illegible]如也司馬温公覃精史學思總百代爲人君之鑑乃接會史以迄五季一倣左傳之例說者謂其爲流略之津筏經濟之潭奧詎不信哉但世遠事繁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者往往有之學者尋究其事欲即始見終不可驟得不無遺憾袁機仲氏著紀事本末以參伍温公之書隨條甄舉離合始末之間曲有微意即謂爲温公之國語可也金陵沈君朝陽爲侍御韓峯公之子博雅洽通又采宋元

史補機仲之闕於是上下千古遂爲完書直指雲蛟黄公謂切於世用因板行其書與學者共之而屬余爲序余謂古之有史爲憂小人而作也楚史名檮杌而孟子亦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葢世之興且治也必由於退小人而其衰且亡也必由於排君子豈不知衰與亡之爲患哉而愛惡取舍或眩於是非或亂於諛佞往往不能合於大公及夫世改時移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僉人卑陋猥瑣之論譬如白日出而魍魎消嚴霜降而蛇蝎遯

雖其終無以自文而業無救於危亡之禍矣此編事舉其類各以部分國之大厝置秩然具在而廢興所繇其大較卒歸於此故不必旁觀互證而開卷瞭然誠一快也昔人謂讀通鑑而知温公之相業學者於經世匡時之略卽未可遽言而鑄磨攷練以充其材必於是有藉焉在刳心以求之而已

刻小學序

漢班固之言曰聖王之制里有序鄉有庠以明敎而示化焉故民年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

之事始知家室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當是時鄉大夫州長黨正族師類以教爲職即士大夫歸老於鄉也猶尊爲父師少師日坐里門縣子弟之出入而督教之蓋性絲習定學以少成故成材易也而其義具於易之蒙矣初六之蒙自二發之內障也一有所見即性之牿必脫之而天乃不鑿六三之蒙自上擊之外障也一見可欲即性之賊必禦之而人乃不侵故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古法衰廢而內則曲禮少

儀猶存朱子乃取其說附以古人之言行爲小學一書令幼學肄而習焉其意甚美而未立於學官儒者束而不觀亦已久矣侍御河南彭公以巡使至正法肅紀壹以移易風俗爲亟務乃檄維揚守板行之而問序於余竊謂爲理者先之教化易而董之刑政難教於虛明未誘之日易而挽之物欲既鑿之後難國朝留心社學見於　制勅者卽周禮黨正族師之遺法有司舉是書而訓之在一加意間耳蓋赤子之心人所有也而意見牿之利欲

賊之非所自有也祿其所自有而袪其所本無則小學者固蒙養之正鵠而聖功之先鞭也其可忽諸頃聞　三殿始搆非干霄之材無能勝任者然非培之於拱把需之以歲月未有能得者也推侍御之用心何以異此余因序是書特及之以為有人材之責者告焉

小學衍義序

余少侍先師耿恭簡公於南都嘗語余曰先哲謂為學無小學一段工夫故根基不立朱子作小學

以補之是也顧人孝出弟一章幼學之大綱具矣因據爲經而擇古嘉言善行臚列之爲傳如朱子之例書成學者爭傳誦之且如千載矣侍御彭公督鹺淮揚嘉惠來學之意甚盛業刻朱子小學布之而謂是書不可不廣也復屬余序而梓之嗟乎學之不可已也尚矣爲人上者鮮或知此而侍御獨以爲亟又先其蒙養而成之豈不賢哉夫天下之道備於人心聖人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以其所無也孩提之童無不愛親敬兄者所

謂孝弟也行此之謂謹言此之謂信而廣其愛與敬也謂之泛愛親仁周子論蒙體以爲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此豈有所闕而欲其補之有所穀而欲其澄之詩書六秇之文朝焉夕焉詠歌服習凡以保其本心而已後世爲教者出於勉强襲取之勞而常患乎難行爲文者在乎支離駢駁之習而常患乎難知彼豈不自以爲奇而於天性則已離矣吾未見失其赤子之心而可爲大人者也赤子之心失則不知在我者之足貴與在彼者之不足玩

怪奇瑰麗皆可以眩惑其心而何德之能修此編於弟子之持身養性皆取成於心無煩外索即所稱學文者亦藉爲涵養游息之用非綉其鞶帨爲耳目資也此其事若簡且易矣然養其良心坊其邪動就道德之實弘經濟之業無不具足如河出崑崙并渠千七百經中國而達四海者何哉有本故耳侍御以是書播諸黌校與胡公藩臬孝經大學解相輔而行其作人善俗之意甚美故爲之敘以論其端云

程子序

昔孔子之言弟子各有所記子歿門人相與輯而論纂之曰論語讀之旨遠詞文不可尚已後世法言中說猶得其家法逮二程子倡道洛中從遊者記其所聞至今遺書具在雖其旨同而詞則異矣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於修詞居業之義何余舊藏宋本程子一編相傳龜山先生所潤色而張南軒氏序而傳之者也雖不必摹倣古人之體式而隱括條暢成一家言此固論語之遺而法言中

說勿論已新安程君衡氏與篁墩學士同宗宋文簡公大昌端明公珌皆其先世也攷其譜系寔出二程之支裔一日見余此編欣然肯序而傳之余觀宋學莫盛於濂洛微獨修身行法覺出諸儒之表觀其持論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繇通乎禮樂與下學上達何異嘗令學者尋孔顏所樂曰謂有道可樂非顏子也此非深於道者孰識之其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者後世率執爲口實不知敬而非知則敬爲何物知不以養則知

將奚爲此則晚宋支離之敝於二程奚尤焉嗟乎
君子之於學也使天下之人身試之而可爲然後
以倡則從使後世之人知其言之不可行然後以
戒則齊學者取此編與晚宋之說身踐而獄究之
其得失必有歸矣

鄧潛谷先生經繹序

孔子之言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
也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迨晚而學易韋編三
絕曰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蓋經之於學譬之法

家之條例醫家之難經字字皆法言言皆理有欲
益損之而不能者孔子以絕類離倫之聖亦不能
釋經以言學他可知已漢世經術盛行而無當於
身心守陋保殘道以寖晦近世談玄課虛爭自爲
方而徐考其行我之所崇重經所詘也我之所簡
斥經所與也鄉道之謂何而卒與遺經相刺謬此
如法不禀憲令術不本軒岐而欲以臆決爲工豈
不悖哉潛谷鄧先生嘉靖中以易魁其曹時余鄉
殷秋溟公得其卷寔首拔之是歲謝公車不往問

之曰吾斯之未能信也聞者笑以爲迂而公乃大器先生曰斯道其有望乎後先生覃思大道且三十年以經徵悟以悟釋經沈浸醲郁卒澤於道德醇如也以其間作爲經緯若干卷旨遠詞文學者傳誦之不置久之以部使者薦徵書累下與康齋白沙兩先生頁相望於定江清海間而世亦絕歎殷公爲知人何其盛哉先生門人左君宗郢視鹺越中閔學者空語無事實而冀以經學振之檄嘉禾板行其書而屬余爲序竊謂宗聖以鑄理酌古

以當言說經者之所同也文以行傳符采相濟鍼砭俗學厲德樹聲先生所獨也故余發明之以爲侍御復侍御肅憲貞度毅然以風教爲已任通經學古之用亦可占其大云

梁端肅公奏議序

金陵自　國朝以來位躋尚書者二十有三人嘉靖中王襄敏梁端肅劉清惠顧司寇周襄敏數公其德業未有不碩大光明秀特者也端肅公自筮仕輒能自樹其治蹟在所志牒皆載之　肅皇帝

神武在御制作日新所經費不貲公爲大司農量
入而出歲有恒度一切漏巵旁出者無所容雖取
中旨公執奏至再三斷斷乎不少假借其所題覆
論著至今著爲絜令嗚呼盛矣當是時公之忠清
直亮凜凜然貫金石感鬼神自　萬乘以至閭巷
人人知而信之　上嘗念賢不肖混殽狴犴多枉
取吏刑二部印付公令其澄汰而讞決之公一日
簡斥者數百人并具獄以上見者無不服其神明
至今謂非　上不能用公非公不能副　上之用

可謂臣　主相遭千載一時巳見此編者皆其在
計曹所作經國樞機靡細不錄詞嚴語覈鑿鑿然
如粟帛寒可以衣饑可以食而支詞綺語一無所
厝於其間令脩於司存官修其方物不抵伏而職
業可以無廢至收錄國獻明習故典者當奉為蓍
蔡未可與虛車之詞同類而共觀之也余承乏史
局嘗覽觀　累朝奏牘正德以前核而樸嘉靖以
還裁而練至近日而華與實皆難言之矣蓋言之
醇醨而學術世道率可攷焉所繫豈淺鮮哉然則

此編不可無傳而於今也爲尤甚余語公孫臨安守桂茂廣其書於世以明一代相與之盛微獨爲家乘重也

穆玄庵先生集序

先生由南司成官太常卒贈禮侍謚文簡至今金陵之人能道之知爲深造自得之君子也著書曰讀易錄曰尚書困學曰前漢通紀曰諸史通編曰游藝集未獲盡覩大學千慮一卷玄庵宦稿二卷晚稿二卷余得諸友人許繩齋氏一日司成荣公

讀其書欲刻示多士俾余序之司成與余皆先生同鄉後進而心嚮往之者也先生弱冠志性命之學取古人之言精思力踐之弗造微弗止會王文成公掄士東土拔先生第一文成道價傾一時先生適其帷中弟子顧學取自得不輕信而苟從其所反覆議論可見也即服膺考亭而心有所疑亦力辯不置至釋氏尤考亭所斥先生乃深味其言而取焉此豈無得於心而第爲觀場之見者倫哉久之嘆曰鑑照姸媸而姸媸弗着於鑑心應事物

而事物弗着於心如鳥遊空自來自去至是於文成公之言莫逆於心而先生所自得者深矣先生不以文字華藻給口耳之求然　經筵啓沃朋輩往復往往䟽往哲之奥言明羣生之理性令聞者聳聽玩者心開至　上前反覆開諭務詳於君子小人之際其心兾以自盡而要人忌之日甚雖踞師席晉清卿非不尊顯而道不行於朝自此始矣惜哉嗟乎士非不自詭於聞道也迷繆於趨舍操術之異顛沛於得喪憂樂之殊壯而學老而悖而

得其所謂道者鮮矣先生學不衒於繁而能獲其要其用也不在其身而思以致於　君及其老也舍和葆眞安以儉退而無累於得三者人之大節而先生僃兼之不謂之聞道不可也余謂先生於師友間不爲茍合宜所立乃爾而文成公知人能得士此亦其一驗云

王順渠先生集序

夫學知性而已性之弗知卽博聞强識瑰行尊伐衒耀千古而不能當達者之一盼顧知性亦難言

矣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譬之於水有源有流聖人所爲敎者多其支流而於源則罕言之非不欲言不能言也上智知罕言之意自能求之於言語之外復知其所言者非所罕言者也如是則罕言者亦言矣故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順渠先生以絕人之資少遊詞館一切棼華文秇之好不入其心而直以窮理盡性爲志流覽古今出入老釋而得其所謂性者渙然自信曰道在是矣自是莅官行已率以是爲歸方爲

歷常清華任望輒請教職而甫其志固已遠矣至鼓篋京華典樂成均雖不以古道相勵勖士之彬彬興起者爲多是時大臣與先生殊趣猶卿重與德學推轂不已自太常歷卿貳駸駸柄用矣先生乃屢退而一進甫進而輒退人見爲恬於榮祿不知先生之出處皆有深意非苟然者然則先生之於道所謂實允蹈之非耶今見是集者深探奥窔洞朗關竅於易之所謂密中庸之所謂隱者三致意焉雖率然有作必歸於此學者潛心求之即聖

人所罕言者必於此問津焉斯固儒學之潭奧非羣華之韡萼也子夏之言曰刳心去智商未之能誠有契於子夏之言先生之書庶乎其可讀已集有文錄十二卷大學億二卷釋疑一卷易億三卷老子億二卷司成朱公梓行之餘尚藏於家司成於先生同鄉同官其趣操又同也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則司成公謂哉

戴司成集序

自去古漸遠貞風日微士大夫之高者率刻情修

容依倚道秋以就其聲價迨徐究其實或不能副
者往往有之其於文詞亦然纂組於華彩而雕刻
其詞句冀以譁衆而取名不知者閒爲其所惑君
子不道也大司成戴愚齋公起徒步爲詞臣爲人
任眞推分略無所矯飾於世之工爲刻畫深於城
府者非獨不爲亦不知也至於泚筆爲文纚纚洋
洋一道其中所欲言而止所稱文必秦漢詩必六
朝三唐摹擬蹈襲以相雄長者公薄之不爲今讀
其集贍而不穢嚴而不拘議論馳騁於千百載之

上而究極於四方萬里之遠條暢該貫直欲措諸
事業書疏簡牘陳情規過有敵以下所不能堪者
公直施之諸巨公名卿無少徇也蓋公言無枝葉
行有根柢當爲識眞者所賢重而顧以此齟齬於
時卽居詞林十有六載不爲不久官至大司成不
爲不達而卒未覩其經濟之用豈不惜哉公旣退
輒自儕於編荷采苓者流於轢之榮名不啻浮雲
夢事然此何足復置之牙頰第令飾僞者首塗襄
滅者遯迹鉤棘者騰譽道古者戢景當必有執其

咎者而微獨爲公嘆也公殁如干年長子祓擬刻其集以傳於家未果而卒其室舒郡丞公九思女也念夫志未竟無以藉手見地下而屬郡丞子其容成之請余稍稍銓擇而并爲之序夫平澹簡易忘懷得失公之性行也不摳不鑿而盡其所能言公之撰造也余觀茲集爲僭評其崖略如此至其世系與行事載公墓門之石不具論

清閟閣遺稿序

語有之依世則廢道違俗則危殆君子而逢季代

惟有埋照衡門匿名愚谷超纓紼以爲心借風雲而爲氣斯亦足以成名立方激厲頹俗非得已也然而抱樸含眞德秋弗著與夫樵牧之倫亦奚擇焉倪雲林處士强學好脩敦尚孝弟觀其沿洄禮樂探索制度殆亦詠帝王之經脩賓揆之業矣而覩元將亂斥散家財浩然遐舉同時蹈禍者靡不以先見歸之是時士誠起姑蘇折節下士處士斥其幣交不屑一盼者非徒邁往之氣難於維縶而已太白昧永王之無成右丞絓羯胡之僞秩以昔

方今處士之識遠矣自是一壑一丘亦玄亦史雖其篇章清潤繪事精絶人爭寶之非處士意也久之　眞主出干戈寧世路方夷而處士則既老矣嗟乎角里不以時清而輟茹芝嚴陵不以亂定而薄垂釣亦各言其志巳矣於處士奚疑集若干卷嘗行於世裔孫錦更葺而廣之間屬爲序余病世以曲秇掩其大節也輒推論之如此若定處士之平生則諸鄉先生之言具矣

劉選部集序

盱江劉君徯如為銓部郎曩居者䀹為華貫持祿媚時者往往有之君獨以忤權姦調比部一時士大夫翕然以風節歸君矣初君為金華李官賢聲最兩浙其入銓自以輿論得之權姦與君同桑梓顧居其功而謂君可籠而用也時時私屬君君堅不應最後其長守職不阿權姦者嗾黨人論逐之君疏直其事乃併罷君銓部而君亦自乞南以行亡何君遂歿年三十有三耳權姦貪黷甚而善自匿自君見斥姦狀始顯白於天下起而攻之者沓

至使世不終被其毒者君力也當是時朝士如蟻

慕羶覬於苟得率喪失其心而不顧或畏怯觀望

泯默自全者輒以省靜目之然亦已寡矣若夫鄉

曲後進矯然自異不爲患失之鄙夫所羈絡者蓋

千百而一人若君是也君羅維德先生邑人平居

覃思大道以盡乎精微觸忤巨姦以名節自表見

者豈君之意哉余觀世爲名高者多詭而少實君

之所爲蓋謂職之固然而秋毫顧慮不以干其心

非知學者不能而君於是爲不可及已君省試第

一人試南宮連收其科詞學爲一時所推讀其集深閎與雅反覆辯博其卒蓋不滓於道不止也藉令天假之年破去俗學以振斯文於將墜豈不爲有望也哉惜乎其志方强學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用未究於天下而言亦止此然君之魁奇拔出之材亦足以觀矣君之葬賴友人蕭元甫之力至是囦其子睦之書而以集序委余輒不復辭而爲道君之事反復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同好而亦以見余之志也

雲東拾草序

雲東拾草余館師敬堂韓先生所作也嘗隆慶戊辰　上方招延茂異相與黼黻大業之意甚盛時掄其雋乂儲之館中者至三十三人而適得趙文肅公爲之師後諸公入政府者七人尚書都御史侍郎十二人爲侍從卿寺者尤多成就之盛殆先後所未有先生於其間績學勤敏所造詣尤深觀於此編可見也然先生以讀學筦院篆稍稍晉禮侍而已未及偕七人者步武綸扉以竟其經濟之

用豈不惜哉夫君子之學大者行其道次亦成一家之言此古所稱三立皆人所甚欲而未易有也以彼山澤之士自力於學者率嘯傲泉石觴迮景光以鳴其窮愁抑鬱之懷而以其能自遠也君子猶嘉之先生以文學進用清顯爲左右顧問講讀之臣當論思潤色之託卽未及聯翩秉軸而文章之用於世亦已弘矣夫復奚憾余小子受業門牆先生每舉文肅公之教教之是時丁寧訓諭不忘師授者惟先生與東阿于公爲然于公晚雖大拜

末小展而殁其不愧　上委任者七人中自山陰王公而外無聞焉昔人云與其爲積譽之宰孰不若爲無瑕之侍從繇斯以談先生所得於諸公爲孰多也先生之文薦告盛美諷諭勸戒類施於朝廷郊廟間古燕許之手筆足以當之詩歌冲融雅潤須美摛華文質各得蓋蹈魏晉而眺清切者之體宜爾也先生子逢禧逢祏校而梓之屬余序其簡端他代言進講諸篇尤爲先生述製作別籍以行不具載